

元人文集 上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一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雜著

題戒

仲希出金源在胃少壯孤兒隸羽林宿衛雖有年為
人慷慨尚風誼善馳射北渡後折節讀書樂與士夫
交游調急解紛空蹙裝橐奔走風雨不少顧惜至於
識名馬善隼羽知常通變談笑一在翩翩為佳公子
也如遼山先生一代鉅公雖泛愛無間翰墨之作初
不輕與至于君題其居曰元齋繼其德曰吾弟復有
篇贈稱道其志向非尚友重義得如是乎自是完
希之名軒翥於河朔者三十餘年非不顯也予既冠
與君傾蓋於酒壚間一言定交伸眉吐氣歡若平生

及合好議采曰夷貊之道吾不取也此又拔出流俗
義之所可重者嗚呼君沒豈已遠撫卷懷人不覺增
嘆然義之所在猶耿耿也汝曹固當思其所尚求其
所當重者充類至義之盡昭然使身名齒錄於賢士
夫之行曰此則某之孫也則某之甥也是則汝外祖
姻於吾家之意也不然得衛公故物知其賢而不踐
其迹徒以服器為世家傳嗣之寶非所望於汝曹也
作題戒廿四年丁亥三月伯父秋澗老人書昇姪阿
宜其聽之母怠

名王氏子說

王氏子掌以小學從予一日求其名與字因得讀
張戶部復亨所撰其祖墓碑廼知王氏自遠祖已未

以文章儒行世其家於保者也小子今吾語汝汝曾祖在承安間擢巍科為一時名卿明昌初官真定錄事叅軍政聲藉甚汝父遭罹世故以孤身卓爾自拔見知於漕臺周侯騰揚仕版若有所為而不幸蚤世良可嘆惜然人有陰積者必有陽報苟不在乎身必及其後人如汝高祖教授君志竟不遂厥類錫於爾曹今汝父復罔克所紹而止於斯而汝也今亦孤童子方保持門戶為事長身如此所當慙而恭柔而立操惟危之心念肯構之戒日切一日吾見王氏之廢未艾昭然之報將不遠而復可不勉旃也哉故用構名汝以德基字之中統甲子夏五月望日書

忽治中名字說

予官御史時聞尚書工部郎中今治中別乘合刺思
慧功名樂善言而與士居子游某嘗望君於稠人中
飄然有玉立雲飛之舉欲願交而未暇也至元壬申
秋得同僚平陽相接如平生懽共事旣久愛其材識
通敏廉介有守處心臨政多中事宜殆與曩聞無異
一日請名於予且求其說予曰上古之民林林而生
系出一本聖人見其厥類蕃庶惡夫無別於是因官
因封或勲或守王父之字賜姓氏以明之立名諱以
識之表德業以貴之又以性有剛柔進退好惡之異
而寓抑揚與奪之義焉君姓忽氏盖

父字也世為唐翰海軍都護府人其國郊於乾允之
間據雲天之雄故其人多沉潜剛克內明而外毅

吾子秉彝奇特超拔倫萃表著於一時豈非能明其
初德而光揚於外者乎傳曰德明惟明其是之謂歟
故以德輝名君而英甫字之蓋英者德之光發見於
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稱也吾子以為如何廼書以贈

李氏子名說

故河東連帥李公以忠勇佐征伐建殊績受封河東
蓋三冊矣有孫一十四人一日元孫萬戶某率諸弟
相過鴈行王立映照前後與之語挺然有燕雲遼碣
之勁氣吾知其先代之澤淵流而未央也次五弟因
求名於余予以謂李氏世以武顯繼武而善可守者
其惟文乎故名之曰嗣文以文叔字之傳不云乎文
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李氏子其服之無數至元十年歲癸酉前六月十一日予自河解北還過絳書于園池之華萼堂

王氏四子字訓

中丞王兄子初一日因子名而告子曰人之生世貴善良而材用譬夫羊豕性馴而乏可用之資虎豹材逸而無可馴之理唯牛與馬乘服耕播性馴狎大有濟於世故弱息四人取其義名之曰犗犗犗犗吾友其為我字之予即訓曰德麟德駟德駟德駟雖然牛不駕習則有破車之暴馬不調御則有泛駕之虞士不學習至跂弛而無所用四子尚涵養其德性修治其才學異時任重道遠無以襟裾貽誚茲汝父之志也其勉旃毋忽書字訓以貽之

溫總管字說

古人制名與字本以假代稱道因其材而進退之非欲求勝而滋美也溫生世將家容止雍雅殆素閑於詩禮者嘗攝從戎事及兄之子衣甫勝即以職畀之時人多其讓一日踵門來謁載拜而請曰初膺字仲傑傑也者智過萬人之謂竊意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且於名理又弗類假而稱之誠有所未安者願先生易厥初得因名衍義可用以自儆者為稱則所貺多矣予嘉其情實而碎懇卑牧而不自矜也迺以大賢之事告之昔顏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莫之失服膺者能持貯心習以為終身之行用是夫子至興其殆庶幾之歎予因為之說曰人心虛明而廣大衆

善畢具惟其人慾靜盡則道心孔昭道心者何四端
用中而已雖然仁為體三者乃仁之用而敬者又禮
之實克己復禮庸焉而入德尤在視聽言動之先惟
其善擇能守從容中道則此心弗曠既有物而且有
則矣傳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礼苟無
其質禮不虛行況乎天姿溫粹樂善而克恭者焉故
敢易傑曰禮以仲敬字之庶幾因名衍義用以加修
者歟然前賢致恭不以聲音笑貌為事欲誠著于中
而蘊篤實之光氣發於外而粹安和之色道見于用
而極靖嘉之方其事上則忠戰陳則勇與人交則信
將見名實兩得禮容侃侃與大賢同歸異特詩書謀
帥豈唯投壺雅歌而已哉吾子以為何如膺曰意中

事先生能言瑩如是敢再拜受教於是書以為贈

張掾史名說

元貞建號之前歲

丞相伯顏公受開府儀同三司太傅知樞密院事許開幕置屬於是選擢材儔以崇時望主安定簿張楚者以掾史進一見即蒙矚昧是歲公以疾薨謝于位嗚呼哀哉楚追感殊顧懷思不忘至圖公像奉之懇集賢翰林兩院題讚俾昭蓋代亦來叙哀徵辭言念勲德辭情慷慨義形于色因知楚河東九原人少失怙恃養於外家徐氏子然以孤童子從許公度學氣兒修楚早負幹局甫冠先生以楚訓名是用勉夫修習俾趨于成今以事為所著者論之可謂樂事大賢

知恩所自以義圖報有始有終者也其在褻俗誠可
嘉尚予乃悚然而器之曰楚今當作礎矣既而來求
其說廼告之曰古者制名皆存義例有像其類而命
之者因其材而篤之者或審其剛柔而抑揚之者或
察其氣焰而取與之者非徒觀美誇大而已也今予
以汝美在其中用見于外篤實輝光有不可掩焉者
若天氣志堅凝如鉅石出霧洞達無隱既敦固其材
實復砥礪其廉隅方嚴正大莫夫鰲植之下而收任
重持久之効者是正汝之責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其是之謂乎嗚呼礎乎其聽之無斁二年丙申
重九日叙說

儒用篇

士農工賈謂之四民四民之業右士為最貴三老自食其力能僚所守時雖弗同固不失生生之理唯士也貴賤用舍繫有國者為重輕蓋其所抱負者仁義禮樂有國者恃之以為治平之具也國不為養孰樂育之君不思庸孰信用之不幸斯道中微我玄尚白阮窮遺逸隨集厥躬此士之所以遑遑於下而可吊者也幸有連茹為引用為主張者曰鄙儒俗士烏足有為也切嘗惑焉謂有用也時不見其所用為無用也一為時用卓越宏達莫可企而及者烏可以特偶無用槩有用悉為無用之具哉

國朝自中統元年已來鴻儒碩德濟之為用者多矣如張趙姚商楊許三王之倫蓋嘗忝處朝端謀

王躰而斷國論矣固雖

聖神廣運於上至於弼

諧贊翼俾之休明貞一諸人不無効焉今則曰彼無所用不足以有為也是豈智於中統之初愚於至元之後哉予故曰士之貴賤特係夫國之重輕用與不用之間耳嗚呼國之所以為國者有其人也今天下之心同然而深惟者天統大開六合同軌及其選一材取一士舉目茫洋無所於可正孔子稱杞宋二邦無足徵證蓋傷其賢既不足文典之傳有不可強而為者復以時務論之今選行於上材乏於下是竅有國者之所當病故唐取士之法歲萬人為率猶三十年可盡況法未備而無所取哉又老成先進文學經制之士舉海內而計之不三數人耳故州郡所謂學

校勉勵修進之方從而無實掃地何有嗚呼儒乎其微至于茲乎斯文在天無可絕之理是恐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之意耶然士不用則已如或用之固非一朝可就必須廣學校祿師儒振士氣而勃興設衆科而肆取故得人材輩出以膺文武之選以成久長之業斯則適其時矣任是責者庶聞之油然有蹶於中述儒用篇

吏解

甚矣吏之不墜取之無術也紛紜苟且自進自退據其名則正較其實則非而官之形勢衆之情僞習不相遠也故諺曰畫地爲圖不可入削木爲吏期不對此蓋傷其持心近鄙之之弊也然非吏之性也勢也